

浴血长沙

中国军队三次长沙会战战记

关 华 宋弘午◎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浴血长沙

中国军队三次长沙会战战记

之
其
得

关 华 宋弘午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浴血长沙：中国军队三次长沙会战战记 / 关华，
宋弘午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5482-2439-6

I. ①浴… II. ①关… ②宋… III. ①国民党军—抗
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长沙市 IV. ①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0242号

出品人：周永坤

策划编辑：柴伟

陈曦

责任编辑：柴伟

责任校对：严永欢

封面题字：王其林

装帧设计：刘雨

浴血长沙

中国军队三次长沙会战战记

关华 宋弘午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315千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2439-6

定 价：45.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0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引 言

相似的记忆 | 003

“焦土抗战”与文夕大火 | 005

为什么是湖南？为什么是长沙？ | 010

值得回味的五个侧面 | 012

第一章 从南岳军事会议说起

念念不忘的“大陆政策” | 019

鲸吞与蚕食并举：从沈阳到长沙的日本侵华

“路线图”纵览 | 025

失衡的资源与战略目标 | 030

战争“拐点”与南岳军事会议 | 032

绝世“神算”毛泽东 | 039

长沙保卫战：蒋百里“三阳线”之点 | 042

第二章 长沙前线的对峙和“庙筹”

日本接连碰了两个“大钉子” | 049

汪精卫迈出投日的关键一步 | 054

冈村宁次蠢蠢欲动 | 059

薛伯陵未雨绸缪 | 068

第三章 冈村宁次“铩羽而归”

“小诸葛”主张诱敌深入聚歼 | 077

“小委员长”力主御敌长沙城北 | 080

宋美龄拍板定案 | 086

赣北：御敌于湘境之外 | 092

湘北：歼敌于长沙城北 | 096

鄂南：挫敌迂回企图于未萌 | 100

谁胜谁败天知道 | 102

第四章 日军换了司令官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 107

打痛日军的冬季攻势 | 111

“梅工作”结出了毒果 | 115

“桐工作”无疾而终 | 121

“东方慕尼黑”阴谋的破产 | 125

长沙阵前：日军换了司令官 | 133

第五章 前期攻防战

日军：战略纠结中的作战筹划 | 141

- 中国军队：乐观情绪中的疏忽 | 147
- 前期疏忽中的万幸 | 153
- 阿南图谋“中宫直进” | 157
- 前哨战：大云山攻防与遭遇战 | 165

第六章 漂亮的反击追击战

- 日军“涌过”新墙河 | 173
- 晒晒恶魔们的“嘴脸” | 175
- 偷得“战场单向透明”的“大奖” | 182
- “王牌军”迭遭打击 | 188
- 中国军队绝地大反击 | 195
- 是溃败或平局还是胜利 | 202

第七章 “天炉战法”

- 阿南决心策应香港作战 | 207
- 薛老虎锻造熔敌“天炉” | 212
- “天炉战”下的拒敌方案 | 215
- 阿南惟几挥军南下 | 223
- 川军激战新墙河 | 226
- 日军强击汨罗江 | 232

第八章 鏖战长沙城

- 进攻长沙：阿南惟几的热情 | 239
- 丰岛房太郎：为进攻长沙再添一把“火” | 242
- 固守长沙：中国军队歼敌的诱饵 | 248
- 李玉堂的应敌之策 | 253
- 新年伊始：长沙血战竟日 | 256
- 长沙争夺战：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底牌” | 261
- 日军决心争取“更大战果” |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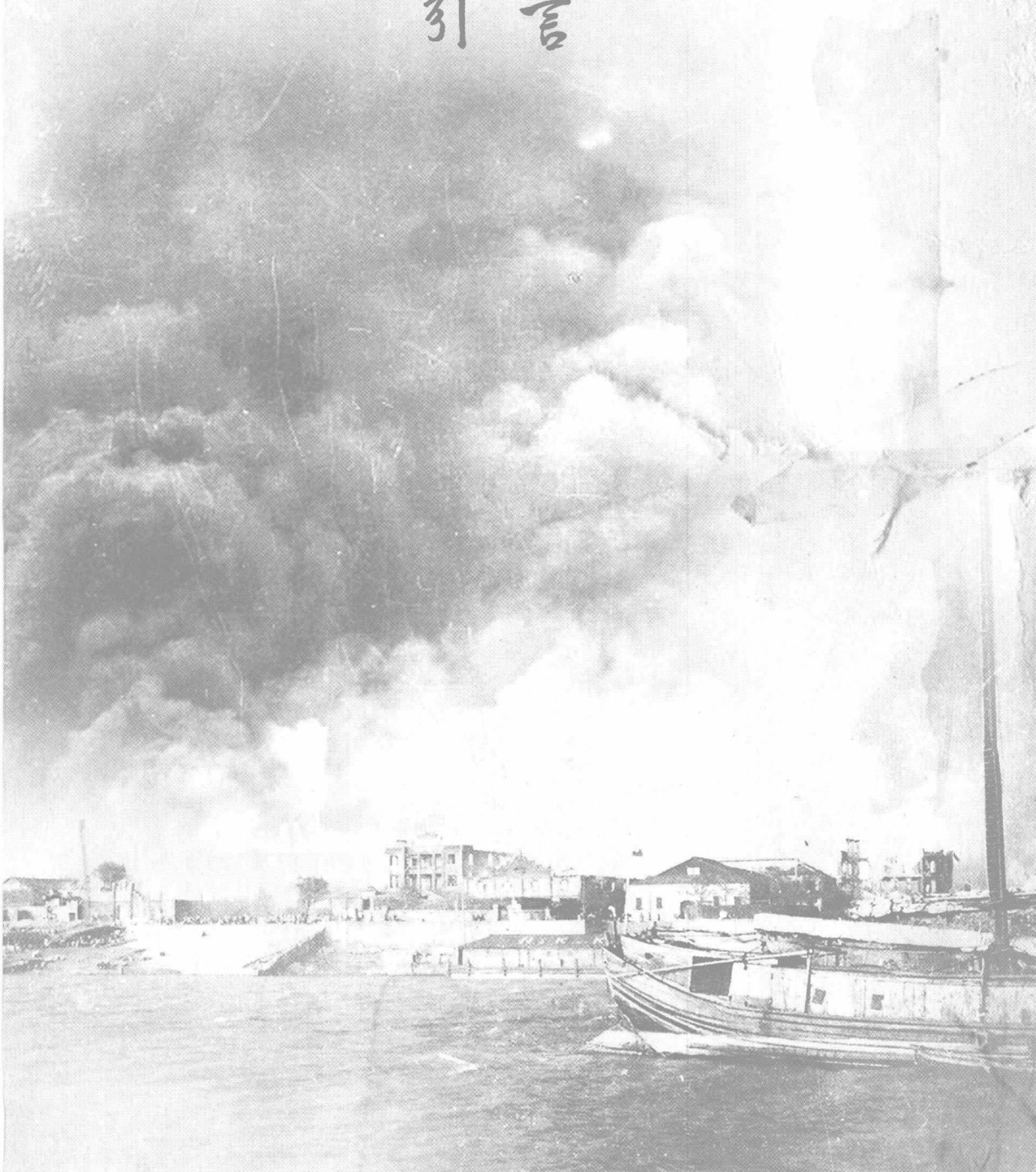
第九章 振奋人心的长沙大捷

- 日军败退前的最后一击 | 273
- 阿南惟几被迫下达反转令 | 278
- 长沙城日军狼狈溃退 | 281
- 中国军队展开追击围歼战 | 288
- 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遗言中的最大遗憾 | 294
- 被同声赞扬的长沙大捷 | 299

参考文献 | 305

后 记 | 311

引言



三次长沙保卫战与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共同构成了湖南抗战乃至中国抗战的缩影，日军虽悍虽强，面对顽强抵抗却无可奈何，中国军队的抵抗犹如铜墙铁壁，坚守住了祖宗的根。

相似的记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我们的家乡冀南平原乡村就流传着这样的话：欲亡中国，必先灭湘。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句话脱胎于号称“旷代逸才”，又被公认为“国士”的秘密共产党员、湖南人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他慷慨激昂地宣示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①。

尽管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况下，冀南平原乡村人们在说这句话时并不知道那是杨度所作，但依然透着一股崇敬和自豪，因为，在家乡人的心中，这个湘字，是由一个叫“毛主席”的人来代表的。伴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在我们的心里，毛主席这个人被赋予了传奇或者说是神奇的色彩，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主席”并不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职务，这个职务之所以被赋予神奇色彩，恰恰是叫“毛泽东”的那个人通过传奇的革命经历而创造出来的。

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们不仅知道了许多毛泽东自身的事，也知道了与毛泽东经历息息相关的湖南、长沙等等的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远见和坚守的民族大义，无疑是毛泽东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之一。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不仅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更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中国、中国人在被列强蹂躏长达一个多世纪后，终于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遭受日本侵略、曾被百般掠夺和奴役的冀南人来说，不必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异族的压榨下，可以重新作为“人”站起来，重新成为这块土

^① 百度百科词条：《湖南少年歌》。

地的主人，于是他们把内心的感激化为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神化。在这样的氛围下，追寻毛泽东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我们也不自觉地成为这许多人中的一员。追寻毛泽东最捷径的办法，当然是追寻他那传奇的经历。

毛泽东传奇经历的起点，是那个被简称为“湘”的湖南，更确切一点是湖南的省会长沙，橘子洲头，就是传奇经历起点的标志。于是，长沙就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城市和热点词。在这个热点城市的无数纠结中，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长沙地区的系列作战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与好奇。

说实在的，对长沙抗战的了解，最早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系列抗战，而是发生在日军进攻前自己人点燃的那场大火。主要的因素在于，我们的家乡河北省枣强县，这个曾养育和诞生了中国大儒董仲舒的地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被日军占领。日本鬼子的占领当然遭到了抵抗，其中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距我们家乡肖家镇屈坊村东约一公里处。在这场战斗中，气势正盛而毫无防备的鬼子吃了大亏，战斗结束后，只因抗日队伍是通过屈坊村撤退的，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就把屈坊村全部房屋付之一炬。按照该村《宋氏家族族谱》序的记载，日军将全村房屋“焚为灰炭”。^①

直到三四十年后在我们村翻盖房屋时，地基稍微挖深点，还能挖出房屋被烧的残迹，这个时候，那些年长的人就会向我们叙说鬼子和“皇协军”的暴行。播下仇恨的种子，必会收获复仇的荆棘，抵抗和打击日本鬼子的《平原枪声》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平原抗战的持续既有不做“亡国奴”的自觉，也有复仇的愤慨情绪。屈坊焚村、长沙大火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但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日本鬼子的侵略，结果更是相似，仇恨转化为了抵抗，抵抗直至胜利。

相似的经历，当然感同身受，或许，这就是提到长沙保卫战，也即长沙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首先就想到长沙大火的缘由，而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长沙大火的发生实际上已清楚地表明了长沙保卫战的必然性。

^① 《宋氏家族族谱》，未刊稿，现藏河北省枣强县屈坊村宋氏家族。

“焦土抗战”与文夕大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湖南南岳。而在此前几天的10月21日，广东省会广州也陷入敌手。

铺开中国地图，不用分析，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就会明白，武汉、广州失陷的最直接结果是，湖南从抗战的后方变成了前方，变成了抵挡日军向陪都重庆进攻防线的重要一环。

为应对局势的变化，在武汉、广州战事结束后，国民政府在湖南部署了重兵，并将许多机关、工厂迁往湖南，加上以前长沙作为抗战的后方，本就已积累了许多战略物资，长沙的战略地位陡然凸现出来。

抵达南岳的蒋介石认为，日军在侵占武汉、广州后，下一个目标将是长江中游平原上的长沙。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至今，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一退再退，许多沦陷的大中城市都未加以破坏，致使这些城市的战略物资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支撑，尤其是武汉三镇的弃守，更是引起极大的议论，一时间，实施“焦土抗战”的口号甚嚣尘上。

指挥了台儿庄会战大捷的李宗仁就把“焦土抗战”看作是抗日胜利的条件之一，他多次说，只看到以农业为主、相对落后的中国与工业先进、军力强大的日本相对抗，并认为中国必败无疑的人，无疑是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者。只要中国树立必胜信心，发扬民族决战精神，实行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把我们辽阔的国土作为四处打击敌人的战场，则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武汉会战前，国民政府将许多工厂、机关和设备运进了武汉三镇，弃守武汉时，没有对这个城市进行彻底破坏，日军把遗留在武汉的物资用来打击国民党军，因而国民政府倍受诟病。如果日军夺取长沙，该城必将变成进攻中国军队的另一个重要基地。

果真如此，蒋介石将不得不面对两个指责：一个就是丧师失地的指责，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抵抗中一路走来，全部的战绩就是

师败地丢，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个指责对蒋介石的杀伤力应该不会很大，大不了再背上一个又失一城的纪录，且能够用保存实力的说法应对外界的非议；另一个就是资为敌用的指责，在“焦土抗战”喧嚣的情况下，这个指责的杀伤力就大了，在不断的丧师失地、失地丧师之时，再丢一个城市，再发生一次“资为敌用”的情况，那就是不思改变，那就是战争指导不当啊。加之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正与日本“眉来眼去”的风传，蒋介石实在背不起这个战争指导不当的非议。更何况还有从前的老对手李宗仁及其他地方实力派们在看呢，他们想看看他老蒋抗战到底的决心只是在嘴上说说呢，还是真的要与日寇血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1月上旬，随着日寇入侵湘北，蒋介石提出了“焦土抗战”的指导性意见，即若长沙无法守住时，应将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并责成湖南省政府执行。因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认为，焚城阻敌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蒋介石曾给张治中一道电令，明确指示，长沙如不守，务将全城焚毁，切勿迟疑。

到11月11日，日军先后攻占湖南北部的城镇临湘、岳阳，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11月12日，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向张治中传达命令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不久，蒋介石向张治中发出“限一小时到”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①

此时，在岳阳失守后，湘北门户洞开，湖南省会长沙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草木皆兵，谣传敌人即将进攻长沙，聚集在长沙的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在蒋介石的再三指示下，张治中秘密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团长徐昆等人研究部署落实“焦土政策”，也即焚城事宜，他指定酆悌负责具体筹备，省保安处予以协助，徐昆担任放火总指挥，负责放火队伍的组织和放火工具的准备。

根据张治中亲自审定的焚城计划，焚城前，要施放空袭警报，发布日

^①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军攻城的消息，由警备队督促市民疏散；焚城时，以长沙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具体焚城时间视日军进攻长沙的情况而定，由酆悌掌握。徐昆的放火队伍以3人为一组，编成100个放火小组，放火工具除一般的放火器材外，还将一些消防车内装入汽油，改为放火车，在事先选定的重要街道、设施附近预置汽油、煤油桶等易燃物，并在这些街道、设施的墙壁上用石灰写上“焦”字，或画上其他纵火暗号，以便有计划地进行焚城。

11月12日，日军先头部队已抵汨罗江北。由于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将警察擅自撤岗，导致长沙城内谣言不脛而走，有的说日寇已到距长沙仅10多里的新河，有的说日军浅水兵舰数小时内将开到长沙。入夜，谣言仍在不停地传播，民众以讹传讹，自相惊扰，一夕数惊。

当日深夜，长沙南门口外天心阁附近的伤兵医院失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还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说清，但那些被部署专门焚城的放火小组的人们误以为是放火信号，许多人首先带头把自家的房子点起来，接着是按计划把那些预先选定的点燃。问题是，焚烧目标虽然是预先选定的，但放火时间却不是按计划规定来的，有计划的焚城变成了惊慌失措的烧城，既没有拉警报，也没有疏散民众，许多长沙市民在睡梦中就被无情的大火吞没了，做了“焦土政策”的冤魂，与此同时，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可以说，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正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再无人能返那座延续了千年盛景的古城池。

因为烈焰焚城的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也就是“夕”，这次大火也被称为“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不仅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并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据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

当时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

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郭沫若是“文夕大火”的亲历者，《郭沫若传》对这场大火是这样描述的：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①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回忆录中描述这场大火说：“全城四面一齐火起，居民在睡梦中闻警，多半只身逃出性命，仓皇中葬身火窟者达万余人。”^②

“文夕大火”发生一周后的11月19日，长沙城的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此景此情，让人倍感凄凉。11月24日，陈诚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讲：“在疏散中安置者约四万名，又设施饭厂三处，临时市场五处。”^③

本来想把长沙树为“焦土抗战”样板的蒋介石，接到“文夕大火”的报告后，亲赴火灾现场，深感问题严重，更让他感到窘羞的是，“文夕大火”后，日军并未进攻长沙。“花园口”决堤，迟滞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虽受诟病尚可理解；乃至那个任何历史记载物上都不曾被记载的屈坊村被焚，源自于日军的故意报复，当知不可避免；而长沙呢，被烧了，还烧得不轻，烧的时候打的是阻挡日军进攻的“大旗”，好嘛，城也烧了，日本鬼子却不来了，想想也能知道蒋介石的窘境，再加上来自四方的责难，蒋介石的难受可想而知。

在全国的一片责难声中，蒋介石命令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逮捕，又请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张治中则自请处分。蒋介石在指示张治中立即筹划落实善后，稳定民心的同时，还召集在长沙的包括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内的高级官员检

① 龚济民等著：《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278页。

② 陈诚著：《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③ 陈诚著：《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讨说，长沙大火的发生，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团体的错误。

为平息民愤，蒋介石分别亲笔批示枪毙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对酆悌，他批示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①对徐昆，他批示道：“徐昆玩忽职守，着即枪毙。”^②对文重孚，他批示道：“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不奉命令，率警遁逃，着即枪毙。”^③在接到蒋介石的批示后，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以“辱职殃民罪”判处三人死刑。

1939年1月，因长沙大火而致湖南省政府改组，张治中被免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任省政府主席。

至此，“文夕大火”以酆悌、徐昆、文重孚被枪毙，张治中去职，总算给了国人一个交代，但烧了的，却永远也补不回来了。

2005年7月，长沙市建成第一个“文夕大火”的纪念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同年，还建成了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我们希望用这些有形的东西，时刻提醒我们记住那些无形的却已渗入我们骨肉中的东西。

回过头来看，“文夕大火”正是在接下来的抗战时期里，湖南、长沙必有一番恶战、大战的预兆。从1939年9月直到抗战胜利，就在以长沙为核心的湖南地域先后发生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及常德会战、长（沙）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震惊中外的一系列会战，这些会战使地处内陆的湖南成了抗日战争的前线，成了中国抗日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久的省份之一，湖南对日抗战对整个中国抗日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奠定了湖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① 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中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7页。

② 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中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7页。

③ 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中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7页。

为什么是湖南？为什么是长沙？

都说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成为抗战的前哨阵地，长沙成为抗战会战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原因何在，人们不由问，为什么是湖南？为什么是长沙？

问题的答案说简单也简单，就一句话：形势使然。

但要再问，是什么样的形势造成的这个“使然”呢，也就是问其所以然，这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了，说到底还是由当时的湖南、长沙在战略相持阶段的独特战略地位所决定的。

对中国来说，抗战打到这个份上，湖南已成必须确保之地，即使长沙城为敌所占，其周围的地区也须确保。

自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之后，湖南的战略地位陡然上升，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湖南东瞰浙赣，西屏川黔，南抚桂粤，北临武汉，粤汉、浙赣、湘桂铁路纵横交贯其间，武汉会战后，中日两军在湘鄂赣边境形成对峙，也是日军西侵西南大后方的要冲。湖南地处亚热带，是天下粮仓，是坚持持久抗战仰赖的产粮基地和原料基地，也是持久战时期的中日两军努力夺取的补给基地，因此，湖南自然成为中日争夺的“四战之地”，即夺城占地、补充资源、绝粮抽薪、消弭斗志。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处于湘中的丘陵地区，踞洞庭湖滨平地之南端，扼湘江、洞庭湖航道之交，铁路、公路与赣、黔、鄂、桂相通，在长沙县志上，前人曾对长沙的重要地位作过这样的概括：“邑居省会之冲要，控荆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古称崇镇。”^①就持久抗战的形势看，长沙北有浏阳河、新墙河、汨罗江三河

^① 潘泽庆等著：《长沙会战——血洒汨罗江》，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部分（网络电子书籍）。